

# 理论与应用

## 放大镜下观蝴蝶

——纳博科夫《叶甫盖尼·奥涅金》注释本过眼录\*

刘亚丁 王亚楠

**摘要：**20世纪60年代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完成了对普希金诗歌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和注释。他在注释中述及对这部小说的选词和置词、章法、诗律、音声的洞见和阐释。纳博科夫在对手稿和文献的比较中考察了“奥涅金诗节”的由来和特色。在他的注释中偶见疏漏。与学者尼古拉·布罗茨基和尤里·洛特曼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注释本相比，作为诗人、小说家和文学教授的纳博科夫，其注释更注重诗歌的形式因素，也注释得更率性、更主观。

**关键词：**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叶甫盖尼·奥涅金》，注释，形式论

## The Observation of Butterflies with a Magnifying Glass: Vladimir Nabokov's Commentary on *Eugene Onegin*

Liu Yading Wang Yanan

**Abstract:** In the 1960s, Vladimir Nabokov completed the translation and

\* 本文为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2019年度研究重点课题“《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神话·宗教卷》、《文学·语言文字卷》翻译与研究”(2019ZHWH-03)及四川省十三五规划2020年课题“中俄传统文化关键词比较研究”(SC20ZDZW006)中期成果。

commentary of Pushkin's novel *Eugene Onegin*. In his commentary, Nabokov expounds on the diction, word order, organisation, rhythm and sound of the novel. By comparing the manuscripts and related documents, Nabokov explores the origin and features of the stanza. As a poet, novelist and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Nabokov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poetic forms of Pushkin's novel than do the versions by Nicholas Brodsky and Juri Lotman. Furthermore, Nabokov's version is more straightforward and subjective, despite some careless omissions.

**Keywords:** Vladimir Nabokov, *Eugene Onegin*, commentary, formalism

**DOI:** 10.13760/b.cnki.sam.202202016

将近两百年前，一位俄罗斯诗人兼作家为身后百余年后其移居异国的同胞准备了一部大作品，用类似于十四行诗的诗节写成长篇小说，让他去翻译成异国文字，任他去作注释。在当时寰球几十亿人中，或许只有他一个人最有资格去完成这一事功，因为他既是诗人，又是优秀的小说家，还是大学教授，要给学子讲授小说连带分析诗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对《叶甫盖尼·奥涅金》（后简称《奥涅金》）完成了英文翻译和注释。1963年伯林根丛书（Bollingen Series）122辑就是纳博科夫翻译注释的英文版《叶甫盖尼·奥涅金》，共4册，第1册为纳博科夫所完成的《奥涅金》英译本，第2、3册为纳博科夫对《奥涅金》逐章逐节所写的注释（*Eugene Onegin. A Commentary by Vladimir Nabokov*），第4册为注释中提及的人名和术语的索引以及《奥涅金》1837年首版的影印。1999年莫斯科 Интелвак 出版社出版了纳博科夫《奥涅金》注释的俄译本（Набоков, В.,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к роману Александра Пушкина 《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由 А. В. 德拉诺夫（А. В. Дранов）等译者翻译。实际上这个俄文本对英文原作有所删节，后面附录了注释中提及的人名索引。

纳博科夫对《奥涅金》的注释大致可以分为对诗歌意义的注释和对诗歌形式的注释两大部分。纳博科夫对《奥涅金》作注释，钩稽出普希金写什么，此系内容论，有学者注意到，“文学批评以反讽和辩论的方式进入了注释之中”（Brown, 1965），也有学者把纳氏的注释与其他学者所作的《奥涅金》注释作内容与方法的比较（刘亚丁，2009）。在张铁夫先生选编的《普希金研究文集》中，收录有张冰教授翻译的纳氏对《奥涅金》第十章残稿的

注释（张铁夫，2014，pp. 365 - 387）。同时纳博科夫对《奥涅金》作注释，更善于体悟普希金怎么写，此系形式论。诗歌的形式论可以关注若干方面，如择词与置词（word choice & word order）、诗体（form）、音声（sound）（Kirszner & Mandell, 2006, pp. 865 - 701, 948 - 965）。当然这些并不是诗歌形式的全部面相，纳博科夫是小说方家，他对《奥涅金》的章法的讨论，亦为本文观照的对象。

—

纳博科夫以诗人、作家和学者的身份来注释《奥涅金》，他的眼光比较独特，善于从形式的角度去发现文本中的奥秘。通常在诗歌的文本中，诗人对语词的推敲之功似乎更胜小说家一筹。从选词和置词的角度看，纳氏在注释中对《奥涅金》爬梳甚详。第二章第29节开始诗歌的言者对女主人公达吉亚娜的读书范围作了描述。

Она влюблялася в обманы

И Ричардсона и Руссо. (Пушкин, 1978а, С. 39)

她特别爱上里查逊和那

卢梭设计的种种欺骗。(普希金, 1982, p. 62)<sup>①</sup>

针对这两句诗，纳博科夫写道：“我相信，普希金用‘欺骗’这个词，具有‘幻想’‘虚构’的意义。”（Набоков, 1999, С. 293）显然，纳博科夫所涉及的问题，与雅各布森所说的通过联纵聚合来选择有关。对第六章描写达吉亚娜和其妹妹奥尔加的关系的一个关键性的形容词，纳博科夫也作了考究。《奥涅金》中的原文是：“Увы! подруга стольких лет, /Ее голубка молодая, /Ее наперсница родная…”（Пушкин, 1978а, С. 114）“唉，她多年来的伴侣，/她的稚气未脱的小宝贝，/她的亲密无间的知己……”（普希金, 1982, p. 199）纳博科夫对“родная”（亲爱的）作了分析：“родная（亲爱的），在这里具有双重含义，因为‘亲爱的’具有基本的含义——‘有血缘关系的’，它可能也意味着‘亲密的’，奥尔加对达吉亚娜而言，既是‘亲密的’，又是‘有血缘关系的’。”（Набоков, 1999, С. 649）纳氏作为以俄语为母语的学者，对这个形容词的丰富含义的解读是有说服力的。

① 为紧扣纳氏的分析，中文版本的用词与所选译本略有差异。

《奥涅金》第二章 31 节有对达吉亚娜母亲初婚情景的描写：“рвалась и плакал сначала...” (Пушкин<sup>1</sup>, 1978, С. 29) “起初她拼命哭叫吵闹” (普希金, 1982, р. 64)。纳博科夫从中拈出一个词“рвалась” (有“冲向”“挣脱”之意) 作了比较: “动词‘挣脱’ (是由动词不定式 рваться 变位而来的), 与英文的同类词相比较, 具有非常强的表达力。它并不是一般的‘变动’, 而是表达一个人在被他人触犯时的激愤, 同时还伴有绝望和激烈的身体动作。” (Набоков, 1999, С. 297)。在纳博科夫的英文译本中, 这一句是这样翻译的: “tossed and wept at first.” (Nabokov, 1963, I, p. 144)。在纳氏翻译过程中, 其大脑从众多近义的英文词中选择了“wept”一词。纳博科夫在《奥涅金》英译本的前言中写道: “忠实的译者应该领悟作者的回忆, 他的模仿, 然后用其他语言翻译这个文本; 这样的领悟可以使他避免嚎叫或对文体细节的夸张渲染之过失, 而是引导他在一系列措辞中做出最优选择。” (Nabokov, 1963, I, p. X) 从这里, 从纳博科夫对翻译方法的解释中, 我们自然而然会返回雅各布森关于纵聚合的原命题, 在纳博科夫对译本中的词的选择踌躇中, 我们不妨猜度纳博科夫对普希金的俄文的纵聚合轴想象 (“领悟作者的回忆, 他的模仿”), 由此展开他自己在翻译中对若干英文词在纵聚合轴的抉择、在横组合轴的延展 (赵毅衡, 2011, pp. 159 - 163)。纳博科夫与普希金两相碰撞, 形成了有趣的智性对话。

纳氏既是诗人, 更是十分出色的小说家, 他对词的布局方式颇为敏感。在注释中, 他首先拈出第一章 22 节的两句:

Еще не перестали топать,  
Сморкаться, кашлять, шикать, хлопат (Пушкин, 1978а, С. 14)  
仍旧是不停顿地跺脚,  
擤鼻涕、咳嗽、嘘演员和鼓掌。(普希金, 1982, р. 18)

纳氏写道: “这里的语调 (从技术上看是列举) 引出了一系列不祥的回应, 它们一个接一个出现于第五章达吉亚娜次第出现的梦中, 出现在第六章对名称的排比中, 出现在第七章她对莫斯科的印象中。” (Набоков, 1999, С. 98)。纳氏所举出的《奥涅金》的这些回应分别是: 第五章第 17 节, “Лай, хохот, пенье, свист и хлоп, / Людская молвь и конской топ!” (Пушкин<sup>1</sup>, 1978, С. 83) [吠叫、唱歌、狂笑和拍手, / 马蹄声得得, 人言闹嚷嚷 (普希金, 1982, р. 145)]; 第五章第 25 节, “Лай мосек, чмокатье девиц, / Шум, хохот, давка у порога, / Поклоны, шарканье гостей, /

Кормилиц крик и плач детей” (Пушкин<sup>1</sup>, 1978, С. 86) [哈巴狗吠叫, 姑娘们接吻, /大门旁喧闹, 欢笑和忙乱, /客人们互相鞠躬致敬, /孩子们哭闹, 奶妈们喊叫 (普希金, 1982, p. 157)]。纳氏还举出了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类似的诗句。纳氏认为列举法并非只出现在《奥涅金》中, 在普希金的叙事长诗《波尔塔瓦》中也有。实际上纳氏已经由词的布局延伸到小说的章法了, 他毕竟是小说好手。

作为小说家, 纳博科夫对小说的篇章结构、前后照应等也颇为敏感。从章法的角度, 纳氏对《奥涅金》第二章第 28 节击节称赏:

Она любила на балконе  
 Предупреждать зари восход,  
 Когда на бледном небосклоне  
 Звезд исчезает хоровод,  
 И тихо край земли светлеет,  
 И, вестник утра, ветер веет,  
 И всходит постепенно день.  
 Зимой, когда ночная тень  
 Полмиром доле обладает,  
 И доле в праздной тишине,  
 При отуманенной луне,  
 Восток ленивый почивает,  
 В привычный час пробуждена  
 Вставала при свечах она. (Пушкин, 1978a, С. 38)

她喜欢在朝霞升起之前,  
 便独自来到阳台上面,  
 这时初露淡白的天边上,  
 群星的环圈舞已经跳完,  
 地平线上的曙光静静地出现,  
 早晨的使者, 微风轻轻吹来,  
 于是白昼姗姗来到人间。  
 冬天里, 当那黑夜的阴影  
 还久久笼罩着半个大地  
 慵懒的东方还久久地沉睡  
 在那闲散安逸的宁静里

和朦朦胧胧月光底下，  
她已经在习惯的时刻睡醒  
在昏暗的烛光底下起身。(普希金，1982，pp. 61 - 62)

对此节，纳氏写道：“这一节是绝妙的旋律小品，把普希金的风格技巧提升到幸福的高度。这一节，在并不突破 18 世纪文学无色细节的前提下，赋予整个画面深度和灵动。”(Набоков, 1999, С. 291) 当然，熟悉 18 世纪文学的读者，多半会认为纳氏的这一断语未必尽然。杰尔查文作于 1788 年的《占领奥恰科夫之秋》(Осень во время осады Очакова)，茹科夫斯基作于 1797 年的《五月之晨》(Майское утро) 等诗作，都用了丰富的色彩词。此系题外话，无需赘述。纳氏借助对细节的分析告诉读者，这一节何以让风格技巧得到了幸福的提升：第 6 句是“вестник утра, ветер веет” (早晨的使者，微风轻轻吹来)，这里以辅音 в 和 т 开头的音节次第出现，成了绝妙的内韵。第 7 句是“И всходит постепенно день” (于是白昼姗姗来到人间)，纳氏认为，这个倒装句由于第二个音节的重音的滑落而传达出了富有表现力的迟滞感。针对第八句“Зимой, когда ночная тень” (冬天里，当那黑夜的阴影)，纳氏写道：“我认为自己有义务传达自己的感受，它以奇异的方式结束了前 8 句，开启了后 6 句。”作为诗人和小说家，纳博科夫一面翻译《奥涅金》，一面体悟普希金的匠心，并通过注释告知读者。

对《奥涅金》中的人物姓名典故 (allusion) (Kirszner & Mandell, 2006, pp. 1023 - 1024) 的挖掘，似乎是要呈现普希金的深意，这是纳博科夫给予英文读者的福利。但是他遍访书府，翻检图籍，似乎又不仅仅是要证明普希金借人物的姓名来表达寓意，制造有意味的形式。《奥涅金》的第二章第 6 节，作品的二号男主人公连斯基的姓氏首次出现时，纳氏对其渊源作了详尽的梳理：连斯基这个姓氏与东西伯利亚的一条河同音。М. 赫拉斯科夫 (М. Харасков) 1779 年 4 月出版的《俄罗斯颂》(Россияда) 中首次出现了“连斯基”这个姓氏，他是沙皇伊凡<sup>①</sup>身边一位品行不佳的近臣。格利鲍耶陀夫 (А. С. Грибоедов) 和安德烈·让德 (Андрей Жандр) 把法国作家尼科尔·托姆·巴特 (Никол Том Батр) 的《伪装的背叛》(Притворная неверность) 移植为俄文，该剧 1818 年 2 月 11 日首演。该剧用俄国人的姓名取代法国人的姓名，其中一个快乐的年轻人就姓连斯基。(Набоков,

① 纳氏未说明是伊凡三世，还是伊凡四世。

1999, СС. 250 – 251)。纳氏的考索到此为止，若能结合该人物在不同文本中的行为与连斯基的姓氏寓意作分析则更为嘉善。

假如对二号男性主人公的姓氏探幽烛微大费周章是必要的，那么纳氏下面所费之工，就会让人心生狐疑。在第五章，纳氏还对一个非常次要的、只出现了一次的姓名马丁·扎杰加作了非常详尽的考证。纳氏写道，这个姓名早见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份无名氏编的占星术名册上。这个名字可能来自“цадик”，即“拉比”（犹太教内负责执行教规和主持仪式的人）中的智者；也可能来自所罗门王时代的圣徒“Садок”；还有可能出自8世纪的卡巴拉神秘教义的信徒。接下来，纳氏还列举了巴塞尔大学图书馆所藏的1769年的法文的咒语书，这本书的第4页有瑞士人马丁·察杰克（Мартин Цадек）预言。纳氏写道，这本书得到了广泛传播。这个名字还出现在1814年莫斯科出版的一本书的扉页上，1821年，莫斯科还出版了《一百零六岁长老马丁·扎杰加亡故后发现的古今常用占卜书》（Древний и новый всегдашний оракул, наденный после одного стошестилетнего старца Мартына Задека）。（Набоков, 1999, СС. 514 – 516），对《奥涅金》中这个微不足道的人物的故实的考索，炫耀博学到了掉书袋的地步。纳氏何以要如此耗工费时？这并非解词释意之需。纳氏对一个“无名氏”如此用力，似乎是在驰骋才学，要与普希金一较高下。

纳博科夫通过翻译细读了《奥涅金》，加上他自己的多重智识身份，因而对普希金在语词、章法方面的用心多有领悟，仿佛手执放大镜仔细端详蝴蝶的纹脉，一次次与普希金诗心相通，会心一笑。纳氏既译《奥涅金》，又写《奥涅金》注释，采取了跟“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相反的做法，把后面的针脚指给了读者，端赖读者看得出名堂不。

## 二

作为诗人、翻译家，纳博科夫对《奥涅金》作为格律诗的诗律问题尤其为关注。回顾俄罗斯诗歌史，普希金确为格律诗发展之重镇。米·加斯帕夫的《俄罗斯诗歌简史》有“茹科夫斯基和普希金时期”之说，认为普希金创造了“叙事诗节——奥涅金诗节”（опегинская строфа）<sup>①</sup>（Гаспрров，

<sup>①</sup> 纳博科夫把“奥涅金诗节”译为“EO type of stanza”或“EO stanza”（Nabokov, 1963, I, p. 131, p. 330）。

1984, СС. 153 - 154)。研究“奥涅金诗节”的学者多数只是把《奥涅金》中的“奥涅金诗节”作为既成结果来描述：“奥涅金诗节”共 14 行，四步抑扬格，采取三个 4 行加 2 行的结构，即头四行为交错韵，第二个 4 行为偶韵，第三个 4 行为环抱韵，最后 2 行为对偶韵。其韵脚为 AbAb CCdd Effe gg，大写字母标志重音在倒数第二音节的阴韵韵尾，小写字母标志重音在最后一个音节的阳韵韵尾。(Гроссман, 1924; 甘雨泽, 等, 1999)。

纳博科夫在注释中，对普希金所首创的“奥涅金诗节”的由来还进行了文献学的历时考索。他依据普希金创作这部长诗过程中的各种异稿，细致追溯了“奥涅金诗节”的形成过程。纳氏在注释《奥涅金》第一章第 33 节的时候（顺便提一句，对这一章的注释长达 26 页）发现了其他普希金研究者所忽视的重要材料。这一节诗中有这样的诗句：“Я помню море пред грозюю: /Как я завидовал волнам, /Бегущим бурной чередою /С любовью лечь к ее ногам! /Как я желал тогда с волнами /Коснуться милых ног устами!” (Пушкин, 1978a, СС. 18 - 19) [我想起暴风雨到来前的大海, /我多么羡慕那起伏的波涛, /它汹涌澎湃, 滚滚而来, /满怀爱情涌向她的双脚! /我多么想随着滔滔波浪, /去亲吻那双可爱的小脚。(普希金, 1982, p. 25)] 据纳博科夫的考证, 一般学者认为, 这段诗的女主人公是玛丽娅·拉耶夫斯卡娅, 普希金在 1820 年夏天与拉耶夫斯基兄妹曾游历亚速海之滨。纳博科夫还认为, 她的姐姐叶卡捷琳娜也是“小脚”可能的主人。纳博科夫接着作了更详尽的考据, 他为“小脚”找到了“第三觊觎者”——伊丽莎白·沃龙佐娃, 普希金在 1824 年 6 月中旬写了诗句来描绘伊丽莎白·沃龙佐娃, 后来它们被改写成了《奥涅金》第一章第 33 节的上述诗句。这些片段出现在普希金 2366 号记事本上。纳氏在该记事本上发现了 1824 年普希金用法文记录的一段文字: “Strophe 4 croisés, 4 de suite, 1. 2. 1. et deux.” 其意为: “诗节: 4 句是十字韵, 4 句是对偶韵, 1、2、1 和单独两句。”对此纳博科夫解释说: “这就是‘奥涅金诗节’的公式。(4 行是交叉韵, 接着 4 行都是对偶韵, 下面 4 行是环抱韵, 结尾 2 行是对偶韵), 普希金就是用这种诗节公式来改写原来的片段的”, 让它们进入了《奥涅金》中。(Набоков, 1999, СС. 125 - 138) 足见, 纳博科夫依据普希金创作这部长诗过程中的各种异稿, 细致考索了“奥涅金诗节”形成的过程。

纳氏不但追溯“奥涅金诗节”的形成过程, 还将它与其他俄罗斯诗人的格律诗作比较。在《奥涅金》第三章第 5 节有这样的诗句: “‘Скажи: которая Татьяна?’ / ‘Да та, которая грустна /И молчалива, как



Светлана, /Вошла и села у окна.’” (Пушкин, 1978а, С. 45) [“请问：哪位是达吉亚娜？” / “就是她，那位忧郁的姑娘，/如斯薇特兰娜般默默无言，一进来就坐下，/紧靠着门窗。” (普希金, 1982, p. 74)] 纳氏在注释这几句诗的时候指出，在这里普希金在模仿他的前辈诗人茹科夫斯基的叙事谣曲《斯薇特兰娜》(Светлана)。纳氏首先对《斯薇特兰娜》的诗歌格律作了描述：20 小节，每小节 14 行，其韵脚与十四行诗一致——ababceceddiffi，采用两种扬抑格，即由四步扬抑格（8 行，韵脚为阳韵 bcdf）和三步扬抑格（6 行，韵脚为阴韵 aei）构成。然后纳氏指出：“我不禁冒出这样的念头，普希金的‘奥涅金诗节’受到了茹科夫斯基这样的不同寻常的十四诗的影响。当然这里的三步阴韵与四步阳韵交错的扬抑格韵律，与《奥涅金》所采用的格律是完全不同的。” (Набоков, 1999, СС. 326 – 327)。茹科夫斯基是普希金的老师辈的人物，他的叙事谣曲《斯薇特兰娜》发表于 1808 年，上文提及，“奥涅金诗节”共 14 行，四步抑扬格。似乎普希金在模仿中又故意反其道而行之，把扬抑格变成了抑扬格，把韵脚 ababceceddiffi 改为 ababccdeffgg。纳博科夫通过纵横考察，对“奥涅金诗节”的由来和特点作了描述，实际上勾勒出普希金对俄罗斯格律诗的贡献。

若需对诗律作考察，自然要注重诗歌的音声 (sound) 效果，诸如节奏 (rhythm)、谐音 (assonance) 和韵脚 (rhyme) 等，均不可等闲放过 (Kirszner & Mandell, 2006, pp. 948 – 965)。在《奥涅金》第一章的末尾，第 53 节，男主人公来到其叔父的庄园，他看到其他人对其叔父的吊唁：

Нашел он полон двор услуги;  
 К покойнику со всех сторон  
 Съезжались недруги и други,  
 Охотники до похорон.  
 Покойника похоронили.  
 Попы и гости ели, пили  
 И после важно разошлись... (Пушкин, 1978а, С. 25)

他发现满院子都是仆人；  
 仇敌和朋友从四面八方  
 赶来为这已故的老头吊唁，  
 大家都乐于送他去埋葬。  
 死人终于送去入了土。  
 神父宾客个个饭饱酒足，

## □ 符号与传媒 (25)

俨然办完了一件大事，  
都大模大样打道回府。(普希金，1982，p. 37)

对普希金的这些文字，纳氏颇有感悟：“在这一节中，以盛大的喜悦来处理了亡故的主题，这与下一章写连斯基的那种末日抒情情绪形成反衬，读者不由得欣赏 1 至 7 行那种滑稽的谐音。”纳氏将这些谐音作了这样的排列：

о́ол, оол  
поо́, по, по, по, по, по, поо́  
охоо́, охо, охоо́  
ли, ли.

更具体地引用普希金的诗句来说明上述谐音出现在下列诗句中：

нашел, полон;  
полон, к покойнику, похорон, покойника похоронили,  
попы, после;  
охотник до похорон, прохоронилиж  
ели, пили. (Набоков, 1999, С. 213)

纳氏对这一节的第 4 句“Охотники до похорон”和第 5 句“Покойника похоронили”的韵律作了描述：“第 4、5 句两个重音脱落，这种节奏（— — — — — — — —）在上下相邻的诗句中是罕见的。”（Набоков，1999，С. 212）。针对《奥涅金》第一章第 53 节的这些诗句，纳氏讨论了谐音、节奏，更从中发现了其谐谑的效果。

关于押韵，纳博科夫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诗歌押韵不存在规律和规则，只要像法国人所说引起快乐和惊奇即好，至少应引起愉悦的安全感。（Набоков，1999，С. 974-975）纳氏对《奥涅金》第四章第 44 节的韵脚的处理有所发现。这是该节开头的四句：“Прямым Онегин Чильд-Гарольдом/  
Вдался в задумчивую лень: /Со сна садится в ванну со льдом, /И после,  
дома целый день...”（Пушкин，1978а，С. 74）[奥涅金就像恰尔德一样，/  
在默默的懒散之中生活：/醒来上浴室洗个冷水澡，/然后就整天在家里消磨……（普希金，1982，p. 128）] 纳氏把这四句诗歌的韵脚看作“《奥涅金》中最具有发明性的韵脚”。他认为，在这几句中韵脚不管其长短，也不参与句子的节奏，却造成了滑稽的效果。

纳博科夫不愧为诗人，他对《奥涅金》的诗律颇有感悟，也乐于表达他

对普希金诗歌贡献的敬意。这应该是《奥涅金》的其他注释者，如尼古拉·布洛茨基、尤里·洛特曼等难以企及的。

### 三

纳氏对《奥涅金》的注释亦有疏漏。比如在有关名字的故事的考证中他就有所失察。《奥涅金》第二章第24节是女主人公达吉亚娜“出场”的一节：“Её сестра называется Татьяна... /Впервые именем таким/Странцы нежные романа/Мы своевольно святим”（Пушкин<sup>1</sup>，1978，С. 37）[她的姐姐叫达吉亚娜……/我们不由自主用这个名字/来装点小说的温柔篇章/使之神圣起来]<sup>①</sup>。纳氏族在注释这几句的时候，首先从音声的角度来解读了达吉亚娜（Татьяна）的名字：“这个三音节的名字，带有轻辅音 т 音节、中间音节，重音落在 а 上，读若 ах。”（Набоков，1999，С. 285）然后纳氏引用了普希金自己的注释，说“达吉亚娜”是像“阿丰加”“菲拉特”“费多拉”这样动听的希腊名字。嗣后纳氏通过手稿考察，发现普希金先以娜塔莎（Наташа）来命名其主人公，后改成了达吉亚娜。纳氏认为，达吉亚娜是从屠格涅夫到契诃夫等俄罗斯作家所塑造的众多妇女形象的母亲和祖母，她是民族典型，是具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农民和工人并不理解像她这样的人物。她的妹妹奥尔加则是苏联文学的正面主人公，她会弄到去工厂上班的证件，揭露磨洋工的现象，会在集会上慷慨陈词，也会谈论健康问题。（Набоков，1999，СС. 285 - 286）尽管纳氏不惮花费笔墨来发掘“达吉亚娜”名字和这个人物形象的意义，但他对普希金所留下的伏笔居然不着一字。

普希金的伏笔就是第四句——“Мы своевольно святим”[我们不由自主将……神圣化]，假如把四句诗紧缩为一句，其核心意思就是“我们用达吉亚娜这个名字来让《奥涅金》的篇章神圣化”。从纳氏的注释来看，他既没有对“我们使……神圣起来”（Мы святим）作解释，也没有考释“达吉亚娜”名字的世俗之外的含义。据《所有圣徒生平》（Житие всех святых）记载，1月12日是受难圣徒达吉亚娜日，“达吉亚娜是古罗马显贵之女，基督教徒”，她作为公元3世纪20年代的基督教徒立誓终生侍奉上帝，因而到教堂救助贫病交加的人。北方的亚历山大登基后下令迫害基督教徒，达吉亚

<sup>①</sup> 由于《奥涅金》的各位翻译家未能正确翻译这几句，只好用笔者拙劣的译文。

娜受尽折磨，所以被封为圣徒（Бахарев，2014，CC. 25 - 26）。纳氏对这4句的英文翻译也可佐证他不知道达吉亚娜是教历上的圣徒：“Her sister /was called Tatiana. /For the first time a novel’s tender pages/with such a name we willfully shall grace.”（Nabokov，1963，I，p. 141）[她的姐姐/名叫达吉亚娜/我们不由得用这样的名字，/来为一部小说温柔的篇章添色。]这就是纳氏注释中的失察。或许青少年时纳氏在俄受新式教育，加之后来去国浪游，对教历上的圣徒少有与闻，故致此失。捡今天的潮语说，普希金用这四句诗和自注挖了个坑，多少翻译家跳了进去，不料博学如纳氏，也跳了进去，假如普希金有知，未免不窃笑于彼。

上文叙及纳氏对《奥涅金》第一章第53节奥涅金叔父的丧事音声的深度品评，何以纳氏未曾见从这里看出普希金对俄罗斯民间故事的戏仿？在19世纪阿法纳西耶夫搜集的俄罗斯民间故事中，有一种英雄救美模式，故事往往结束于英雄与美人（公主）的婚礼，写婚礼通常有这样的套语，如故事162号《水晶山》：“Тут их и обвенчали; на той свадьбе и я был, мед-пиво пил, по бороде текло, в рот не попало.”（Афанасьев，1984，С. 309）[他们举行了婚礼，我也参加了婚礼，蜂蜜蜜喝了，啤酒喝了，顺胡子流了，嘴里却没有落着。]故事171号《勇士的故事》：“А удалец на той царевне Полюше женился и раздиковинную пирушку сделал; я там обедал, мед пил, а уж какая у них капуста—ино теперь в роте пусто!（Афанасьев，1984，С. 353）[勇士跟那公主波柳莎结婚啦，盛大的婚宴办起啦；我也去吃啦，蜂蜜喝啦，白菜可香啦，可嘴里什么都没落下啊!]普希金从小听其奶娘讲述民间童话，他对这一类民间故事中的这一类套语相当熟悉。他在自己的童话叙事诗《苏丹的童话》（Сказка о Султানে...）中就用过此类句子：“Я там был; мед, пиво пил—И усы лишь обмочил.”（Пушкин，1978b，С. 648）“我也在场，蜂蜜喝了，啤酒喝了，胡子还湿了。”普希金惯用反讽手法，以婚礼的热闹来写本该不热闹的吊唁自在情理之中；奥涅金在第一章第53节在场，他目睹了吊唁其叔父的“仇敌”和“朋友”的吃相，与民间故事中讲述者的在场也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普希金在这里也采用了“ели”（吃了）、“пили”（喝了）这样民间故事的套语。笔者趁此机会顺便补充一句，纳氏的注释援引英、法、德文的材料甚多，引俄罗斯的材料似乎不那么丰厚。

《奥涅金》有若干注释本。在笔者读过的注释本中，尼古拉·布罗茨基（Николай Бродский）的注释本（Бродский，2005）关注的重点是这部诗歌体长篇小小说说什么，以社会历史学的方法，借丰富的同时代材料来突出它的社会性

内涵。尤里·洛特曼（Юрий Лотман）的注释本既注重小说写什么，也不忽视怎么写，他挖掘这部小说的文化史内涵，借此进行了俄罗斯贵族文化史的复原和结构美学的建构。洛特曼 20 世纪 70 年代在塔尔图大学开设选修课，讲授《奥涅金》，然后出版了《奥涅金》注释本，完成了《普希金诗歌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文本研究专题课讲稿》（Роман в стихах “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Спецкурс. Вводные лекции в изучение текста）（Лотман, 1997, СС. 393 -471）。洛特曼于 20 世纪 90 年代在列宁格勒出版的《俄罗斯文化讲座：18 世纪至 19 世纪初俄罗斯贵族风习和传统》（Лотман, 1994），依然是他所开设的选修课的副产品（刘亚丁, 2009）。与他们相比，纳博科夫的诗人、小说家和文学教授的身份，使他对怎么写的兴趣更为浓厚。他在注释中对普希金这部诗歌作品的形式因素给予更多关注，从中考索择词与置词、章法、诗体、音声等方面，既可揭示普希金的匠心，又能体现自己的才情。

与另外两本注释相比，纳博科夫的注释写得更率性、更主观，也更具才华。说他更随性，为了一个只出现了一次的名字，他来了一次上穷碧落下及黄泉式的考证。说他更主观，比如关于韵脚，他以为只要引起快乐和惊奇即可。说他更具才华，他在注释中时时以诗人的敏感和小说家的眼光，发现上述两位注家视而不见的美学意味丰厚的细节，通过想象激活普希金的匠心。这本注释的末尾，纳氏还附录了自己的《诗律札记》（Заметки о стихосложении）。

纳博科夫在注释《奥涅金》的同一段文字时，往往时而谈内容，时而论形式，两者在他那里是不分彼此的，而今为学科分置截作两端，为避免误解，笔者有必要对此加以说明。作为以俄语为母语的诗人、作家和教授，在将普希金的这部诗歌体小说翻译为英文的过程中，纳博科夫反复推敲，对普希金的匠心和造诣多有领悟，他并不在会心一笑之余录于笔记之中，私藏于故纸筐内，而是以注释的方式回馈《奥涅金》的英文读者，其心甚善，其行尤嘉。

#### 引用文献：

- 甘雨泽, 等 (1999). 俄罗斯诗歌.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刘亚丁 (2009). 《叶甫盖尼·奥涅金》三种阐释路径. 载于刘利民 (主编). 中国俄语教学研究理论与实践.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普希金 (1982). 叶甫盖尼·奥涅金 (冯春,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张铁夫 (2014). 普希金研究文集.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赵毅衡 (2011). 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Афанасьев, А. Н. (1984). Народные русские сказки. Т. 1. М.: Наука.

## □ 符号与传媒 (25)

- Бахарев (2014). Житие всех святых. М., Блоговест.
- Бродский, Н. (2005).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к роману А. С. Пушкина «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М.: Мультирагура.
- Гаспаров, М. Л. (1984).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ситиха. М.: Наука.
- Гроссман, Леонид (1924). Онегинская строфа. Пушкин. Сборник. Т. 1.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С. 115 – 161.
- Лотман, Юрий (1997). Пушкин. СПб.: Искусство – СПб.
- Лотман, Юрий (1994). Беседы о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Быт и традиции русского дворянства (XVIII – начало XIX века) СПб.: Искусство – СПб.
- Набоков, В. (1999).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к роману Александра Пушкина «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М.: НПК “Интелвак”.
- Пушкин, А. С. (1978). Избран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В 2 – х томах. Т. 2.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Пушкин, А. С. (1978). Избран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В 2 – х томах. Т. 1.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Brown, E. J. (1965). Nabokov and Pushkin (with comments and translations of *Eugene Onegin*. *Slavic Review*, 24, 4, 688 – 701.
- Kirszner, L. G. & Mandell, M. R. (2006). *Literature: Reading, Reacting, Writing (Poetr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Nabokov, V. (1963). *Engene Onegin; A Novel in Verse by Aleksandr Pushkin,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with a Commentary, in Four Volumes. Bouingen Series LXXII. Pantheon Book.*

### 作者简介:

刘亚丁, 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汉学。

王亚楠,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16 级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 Author:

Liu Yading, professor,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ields ar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Russian Sinology.

Email: liuyading2007@163.com

Wang Yanan, Ph. D. candidat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Email: yananverygood@qq.com